

你的年少我轻狂

任增超 编著

朝华出版社

书名:你的年少我轻狂
作者:任增超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2005
丛编 红狐狸青春书系
ISBN 7-5054-1344-9
中图分类 I247.57
定价: CNY18.00

序

我是北京人，生于 80 年代初期，当时的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作是在蜜罐子里成长的物件儿。按理说，吾等长大之后就应该人见人爱的稀罕物，至于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会被贯以“愤青儿”、“颓废的一代”此类称呼，我很费解。费解归费解，可我也不能走在大街抓个 30 开外的主儿就问：“师傅，我们这辈人是不是特不招人待见呀？”

还是别为难人家了，自己跟自己较劲得了，鉴于小的只到现在就活了 20 多岁（怎么说都有别扭，希望大家能明白我还健在）。咱只能说点这个年纪的故事了。

我一直认为北京人有种祖上传下来的生活态度，至于是好是坏我可说不清。这种态度不会因为你是富得流油或者你穷得冒泡而改变，不会因你天生开朗或生性内敛而不同。它是胡同口俩人下棋 10 多口子支招的景象，是那个在最点背的时候依然能开几句玩笑的爷们儿。它甚至是一座把聊天与方便结合起来的公共厕所。这种态度就存在于北京的空气里，并且随着呼吸留在我们身体里——感觉得到却永远摸不着。如果不是土生土长在这块地方，不会有这种体会。而现在的我们，用这种态度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完成这部小说用了 5 个多月的时间，修改和联系出版事宜，用了近 3 个月。其间，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鼓励，万分感谢。

说明一点，故事内容与我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证据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篮球打得很好，可以扣篮。而我的身高只有一米七七，10 米助跑后再起跳，勉强可以摸到篮板。之所以可以将比赛描述的还算详尽，得感谢姚明，自从他进入 N B A 的那一刻起，我开始看篮球。也尝试过上场比赛，结果……唉，伤心事，不提也罢。套用一句电影中的台词：“说，可能天下无敌。打，肯定无能为力。”

之所以将大部分情节安排在夏天，是因为在四季中，我最喜欢夏天，特别是炫目又刺眼的阳光。

性格使然，小说中没怎么描写迷茫、颓废、痛苦的青春，即使有，也处理得相当搞笑。我不指望它可以引起谁的思考，小说本来就是虚构的，被虚构的故事折磨得一塌糊涂，我认为很可笑。生活是多面的，一味的在愤怒和迷茫中隐隐作痛，无异于作茧自缚。

如果，很多人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其年少的影子，继而扬起嘴角，我就很高兴了。

目 录

第一章 发小儿 /1
第二章 稀里糊涂上高中 /13
第三章 众望所归的早恋 /41
第四章 二加一不等三 /69
第五章 名自过活 /167
第六章 混乱中挣扎 /185

第一章 发小儿

小时候
我们视兄弟如手足
视女人如衣服
现在呢
如果他还提起我儿时的那句誓言
“我媳妇就是你媳妇”
我非剁了丫手足不可

“老冯，我想吃酸的！”

“是个小子？行，等着。”

“等会儿，老冯，我又想吃辣的了。”

“闺女？那也好，我这就做去。”

“再等会儿，老冯。你能做酸辣的么？”

“.....”

据说，这是在我出生以前两个小时，父母的一段对话。由此可知，我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是个没准主意的主儿，我到底是当男的还是当女的呢？那时候还不流行 B 超，不然，我能把医生从妇产科逼到精神病院去。

第二天下午，医院说要搞卫生，就不顾我妈的哀求把她老人家轰了出去。收拾东西的时候她终于记起是为什么进的医院，总算没把我丢下。可我就奇了怪了，这还用想？她就没发现自己出院的时候轻了不少？

我的家在一座四合院里，住着好几户。这座老宅陪我度过了 21 年的幸福时光，至今我依然保留着一块它被拆除后的残肢，每当我看见它的时候心里就泛酸。那时候的生活是一个人喝酒，全院的爷们儿坐陪。一对夫妻打架，全院鸡飞狗跳，甚至于可能会达到多米诺的效应——另一对夫妻因为劝架方式的不同而另起硝烟。换个说法：那座院就是一个大家庭，院里的东西从来不说是谁家的，只说这是“我们院的”或者是“咱院里的”。

打记事起，我就有俩发小儿，房强和张雪。

我管房强叫强子，他比我大半岁，我们一起上小学、初中。就是高中也和他们学校挨着。曾几何时，我们还有个美丽的梦想，俩人娶一个老婆然后一起入洞房。由此可以断定，我小时候肯定是个视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的人。可要是他现在还向我提起这事的话，我非剁了丫手足不可。

强子打架是一把好手儿。嘴上还带配音，到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改。不像我，从小就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

北京小男孩打架，一般是先互相推几下，等周围有点人了，不到下不了台的时候不出手。可强子比较个色，基本上就说四个字儿——“打你丫的”。不过他不一气说完，而是前后呼应一下。先是两字“打你……”，然后就冲过去。也不看对方有几个人。完事了，才痛快的说出“丫的”两字。这一习惯，让其在无数次的斗殴中，占尽了便宜。人家舌头还没活动开的时候，强子已经抡上拳头了。

第一次发现他有这毛病，是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

那天，我和他带着足球从公园里的矮墙翻了进去，想练练《足球小将》里大力翔的腾空倒钩射门。小日本的东西着实把我们害的够呛，为练这个我俩没少戳过脖子。

没到空场，就在小路上遇见几个大孩子，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还是特缺钱的那种——4个人分一根烟抽。

第一反应就是躲开他们，没成想，被人家围起来了。

他们要干什么？估计不是想请我们抽烟。尽管人家第一句话就问：“抽烟吗？”

说的那么不诚恳，当然是回绝了。

强子挡在我身前说：“不了，你们就一根了，还是4个人抽……”

啪！强子挨了一个嘴巴。别看丫平时说话不着调，关键时刻还真会戳别人肺管子。

“有钱吗？”对方问。

我说出“没有！”的同时强子说：“有，嘛呀？”

啪！强子又挨一下。

这棒槌，他们可不讲“坦白从宽”。还问“嘛呀？”，当然是劫咱们钱了，难道是他们是搞经济普查的呀。

“行，你丫不说没有吗？搜出一分钱一个大嘴巴子！”打强子的那人对我说。

旁边的小喽口罗全都过来对我上下其手。

不一会儿，我身上的三块八毛钱已经被人家捏在了手里。

“一共38下，你！”他指着强子说：“你来扇，得他妈见血！”

强子低着头说：“求求您了，让我们走吧！”

啪！他又挨了一巴掌。

“你丫不扇，我们就抽你！”

沉默了大概一分钟之后。

强子没有任何征兆的大吼道：“打你！”之后就扑了过去。

旁边的人全傻了，包括我。谁也没想到他会反抗，而且还是玩命。

那主儿脑袋上挨了几拳之后，喽口罗们才冲过去。正在这时，有大人从山坡上下来了。那些人立刻带着我的钱作鸟兽状散开了。

强子完全急了，急到要追他们去。我赶快把他拉了回来，没让他去送死。

“丫的！！”强子吼了一句，然后问我：“他们没打你吧！”

“没有，你怎么样？”

“操，他们丫太缺德了。”

“没错，就知道欺负小孩儿！”

“谁说这个了，你看看，三个大嘴巴子全抽左边了。”说着，他指着自已一张极其不对称的脸。

扇他嘴巴的那个人长大以后搞建筑去了，结果差点没赔死。这叫3岁看大，7岁看老。

自此，强子学会打架了，并不遗余力地在其中寻找乐趣。

甚少与其同流合污的我，还是更愿意扯着脖子骂，老妈为这事没少K我。倒不是因为骂人，而是因为我骂完人之后通常不作下文。别人的妈都能惯着孩子呢，就她个色，经常拿我当阶级敌人对待。我怀疑与一个传说有关，院里的人是这么说的：4个月大的时候我死活不肯吃老妈的奶，任凭她怎么软硬兼施我就是不开金口，于是，有关于我病了或者养不活的谣言四起。

我妈哭哭啼啼让医生为我做最后的诊断，其实主要目的是看要不要再生一个。当漂亮的女医生摸着我的头的时候，我顺势扑了过去，咧着大嘴，上下其手地寻找晚饭……回到家以后，我妈足足饿了我一天。至于的吗，就是想换个口味而已。

有付出就有回报，也可以说是礼尚往来，反正强子也不能老扮演一个打人的角色，他也得挨打不是。他废话少出手快，有比他话还少手还快的。

初三的一天，我们在公园和几个外校的孩子踢球赛。那就是一场轮奸，对方一个个就跟强奸犯的那活儿一样坚挺，简直就把我们的球门当成那啥一样。

当比分定格在7：0的时候（连同守门的他们一人进了一个），我就决定交枪了。但强子还是打算抓紧最后的机会，他趁着对方脱去上衣摆姿势庆祝的时候抢断，然后带球突破（其实是趁人不备，沿边儿趟着球悄悄的往前走），眼看到对方门前了，在我们的呐喊声中他抬起了一条腿，之后哆嗦了一下另一条腿也莫名其妙地撩起来，强子呈“太”字形趴在了地上。

旁边是对方狞笑着的后卫。

还笑！你丫少不了要挨一顿暴打，我琢磨着。

至少强子也会先占一两下便宜。“打你”两字出口之际，即是他出招之时。

我失算了，对方就在强子开始瞪眼的时候出手了，旁边的守门员出来劝架，一边喊“都别打了……”一边不时给强子几拳。

强子也在“打你”之后反击了，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帮忙呀，对方出手可是挺重的。

5分钟之后，他们跑了，而我刚开始挽外衣袖子。

救人要紧，穷寇不追。我跑过去扶起强子，他自认堪比周润发的脸快被打扁了，得，改赵本山了。

强子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望着天空，我叫了几声，他都没反应。

不好，他不会被打傻了吧。想到这儿我仿佛看到了那几个孙子带着手铐的操性，可要是对方说强子本来就是傻子的话，我们这边还真难从他本人的日常生活里找到反驳的证据……

“丫的”强子长出一口气吐出的这俩字没有让我再胡思乱想下去。

他双手扒着我的肩膀，诚恳的对我说：“下次，别他妈找聋哑学校的踢球。”

“你放心吧！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一定办到。”

“忙你的吧，我先晕一会儿……”

此后，强子在家一晕就是两星期，其间，我不但多次带着我妈给他炖的鸡汤和小米粥（坐月子的女人都这么补）前去探望，还肩负起了给他补课的任务。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老师放弃了强子，外带牺牲一个我！为这事我还跟老师理论过：

“老师，您知道补丁是怎么回事吧？”

“你想说什么吗？直说了吧。”

“破衣服好歹是块布呀，这才能补呀？我觉着强子连块破布都不算。再说了，我这根铁杵还没磨成绣花针呢！”

“没错，可他是一张白纸，你可以任意在上面描绘……”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亏心得都不敢正视我。

后来他让时任我班学习委员的张雪一起去。我以为他是因为心中有愧，后来才知道，这是张雪主动要求的。

张雪就是我另一个发小儿，也比我大几个月，在我面前有点混不吝的架式。从小欺负我，还就只准她一人欺负，如果有谁企图分享她这份权力的话她就和谁玩命。小时候我甚至很难分清楚她和我妈有什么分别。

有一回，我的炸鸡腿被强子他爸养的狼青儿（长不大的狼狗）叨走了，急的我哇哇大哭。张雪问清怎么回事之后，一个下午都盯着那条狗。并且成功地在“狗”视眈眈之下把鸡骨头给偷了回来，然后特仗义地问我：还吃吗？看着那块骨头，我哭的更厉害了。

我请她看在我丈母娘的份儿上拉兄弟一把，她却说，那是我妈，比跟你亲。

不要以为我在占她便宜，打我小时候，她妈就以“冯绍涛的丈母娘”自居。原因可能是我小时候吃过她的奶，或者打小就习惯追着她闺女满院乱窜，还可能是她很有远见地料想以后的事。反正，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从小就帅得让她流哈喇子。当然，也别认为这是什么好玩的事，过早地顶个“姑爷”的称呼，意味着我早早的就得体会其痛苦的含义。

给强子补课对于我来说就是在老师那听一遍，再听一遍张雪的，然后翻译成强子能听懂的语言讲一遍，以后的日子就算强子好了她也照样抓着我给我讲课，说是拿我练练手。当时爷们儿我可是上初三。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居然和张雪一起考取了一所还不错的高中。

那年暑假我们老打架去，因为初中不管我们了，高中还管不着我们呢。

所以不管是有过结的，还是我们看不顺眼的，总得要个什么理由去海 K 对方一顿。也就是在这时候，强子认识了李菁。

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不觉得强子脑袋有问题的女人，我估计也很有可能后无来者了。

李菁长得漂亮，就是说话有点不管不顾。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与其相识过程，颇具戏剧色彩。那天，我们到另一所学校堵几个劫过我们钱的人。到那儿抓住几个初二的一打听才知道人家也去堵我们了。强子一拍脑门：“操，他们太不聪明了。”然后特别深沉地解释他的话，他觉得两拨人还不如打个电话约一下呢，也能让大家省点事。一通话说的前言不搭后语，气得我们几个先拿他出了出火。

冤家路窄，半道上，那几个人正拦住几个小女孩子进行调戏，如果我们不出手的话很可能酿成流氓事件，于是乎我想起“对待敌人如……”——被打断了——对面的那几个人发现我们了。估计是他们发现我了，因为我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是他吗？”

“没错，就是丫，上次劫他们丫的时候就那孙子话多，他就管骂不管打。还喷我一脸唾沫星子。”

听到这儿，我下意识的动了动下巴磕子，然后一挥手，就听见了强子的“打你”二字。其余的几个人也纷纷摘下链锁加入战团。对方看强子跟冲锋陷阵似的，也喊了起来。很简单：

“冲啊！杀啊！”边冲边喊。我这人容易被环境感染，跟一边儿差点就喊出：“打倒一切反动派！”

那些女孩子中有几个趁乱逃走了，也有几个好奇的留下来观战。李菁就在其中，她也够点背的，一小子让强子打得快找不着北的时候扑到了她身上，强子二话没说，薅起那小子就是一通老拳。

说来也巧，就在我正考虑从哪儿下手才能既不挨打又能打人的时候，张雪和几个女生骑着车

打这儿路过。坏了，如果全世界还有人能让我老老实实挨打的话就只有我妈了，偏巧张雪和我妈平时话多。

我急中生智，抡着拳头往人多处一扎，企图达到一滴水混入大洋的效果，张雪看见这种事一般都会躲得远远的。不料，刚开始就因为紧张打错人了，只听得一哥们儿大叫着：“哟！冯绍涛，你丫打谁呀？”

这一声让本来躲得远远的张雪顿时大叫道：“冯绍涛，你丫嘛呢？”

那架式就好像要帮着别人 K 我似的。躲是躲不了了，我又心生一计。一把揪起一个个小又不认识的人，照他脸上就是几拳，边打边叫：“让你丫调戏妇女！”

明白了我的计谋了吧，嘿嘿，咱这是见义勇为呀。最不济，也就是个多管闲事。反正，得让她看到我没做坏事。但好像刚刚被调戏的几个女孩儿在瞪我，一脸谁是妇女的问号！我也知道不好听，不过没办法。再说了，妇女怎么了？早晚的事。

那小子一边挡一边还嘴道：“我没有……”我一听，抓紧时间补了几拳，不能让他把实话说出来，饶是这样，那哥们儿竟还能抽空反驳道：“不是那么回事……”我又加了一脚，然后掐着他脖子说：“你丫别废话我就不下黑手！”

我越打越急，倒不是打红眼了，我是着急这帮人他妈怎么就不张罗着跑呢。张雪被我的高声叫嚷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还是针对那小个施展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实在不知道怎么收场了，我就问他：“你丫怎么还不跑呀？”

“战局未定，如何能跑？”

“你丫被打傻了，没看见我众你寡吗？”

“此言差矣……”

“差你妈？我就问你为什么不跑！”为了让他能和我正常交流，我俩就像跳贴面舞一样搂在一起。

“你他妈揪着我打，我能跑吗？”一着急，丫也说实话了。

我一听，下意识地一松手。随后，这孙子照我脸上就是一大耳帖子，然后撒丫子就跑，这一下把我打的有点懵了，懵到我差点想去追他。

对方看到有人跑了，也纷纷驾上自行车扬长而去。跑的时候还不忘牛逼牛逼。纷纷用“这事没完，你们等着”代替了道别时应该说的“回见”！

看着气势汹汹的张雪，我没顾得上擦去辛苦劳作留下的血汗，径直跑过去拉起一个“妇女”的手大声道：“不用感谢我们，应该做的！”

这“妇女”就是李菁，强子后来的女朋友，妻子，我的强嫂。

张雪跑过来拉着我，看那架式要不是我比她高，她非得薅着我脖领子把我提溜起来不可。

“你怎么又打架呀？”

“路见不平！”

“蒙谁呀？就你还会路见不平？再打一个我瞅瞅。”

“不信，你问问那几个？”说罢我指向那些女生，除了李菁之外的几个一齐看了看张雪然后闪了个精光。

就这样，李菁和我们认识了。她说那天可能真是个误会，她们在大街上讨论外星人，她居然随手一指，指向和我们打架那伙人中的一个说：外星人什么样？看看他，他像外星人。

于是那哥儿几个就围过来想问到底谁像外星人，李菁举了几个 UFO 的实例和他们据理力争，这时候，我们出现了。

不出所料，张雪把这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我妈，当然，说的是我见义勇为搭救妇女同胞。

可我妈却是打死也不信，只不过，她想打死的是我。她趁我爸喝大了的时候把门反锁抄起挑衣服的杆子，对我是一通儿暴卒瓦。我也不傻，闪转腾挪的还问她：“好好的您锁门干吗呀？”

“怕你丫跑！”

“我跑您可以追呀？”

“还他妈废话，追得上我还怕你跑呀？”

还是我丈母娘好说歹说的才把我妈劝了下来，救我一条小命。

现在她老人家那张慈祥的脸还时常地浮现在我面前。我很想对她说声谢谢，或者干脆叫声

“妈”什么的。有太多的理由要我这么做，可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了，因为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往后的日子我老实了许多，倒不是我怕了我妈，而是我们家附近的孩子怕了我妈。她老人家放下话来：“谁再跟着我们家冯绍涛胡闹我就连他一块卒瓦。”

说到这儿，有必要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家的情况。我妈年轻的时候，在这一片儿是有一号的，现在当了爹妈的这辈人，小时候都挨过她欺负，也包括我爸。不过我妈每每见了我爸都没辙，我爸每次和她吵架都站在两米开外，闭着眼睛，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式，稍有动静调头就跑。也别以为我爸真就那么怂，表面上看来家里的一切都是我妈说了算，那是她有主意的时候。一旦她没主意了，就全由我爸摆平。

第二章 稀里糊涂上高中

在别人都为
如何坚持学习
而头疼的时候
我却为
如何才能不学习
而做着不懈的努力

分数和录取通知书相继发下来了，家长们手里举得老高的板砖也纷纷拍下。

成绩的发放与我来说就如同古代的砍头之刑，伸脖子是一刀缩脖子还是一刀。反正，我学得就是烂，看考哪儿还在其次，主要就是看看我到底能有多烂。于是，当我大摇大摆的上学校领回 550 多分的成绩时还以为满分应该是 800 多呢（630 分为满分）。

当我发现张雪总共也才比我高了也就几分的时候，还嘲笑过她。

“傻了吧，让你美，就考这么点分。”

“比我二模的时候是差一点儿。倒是你，居然会比二模的时候还高一块儿。”

一句话把我说蒙了，二模就是第二次模拟考试，基本上不会和中考的成绩差太多。

那几天我光顾着用“摸”这个字来逗别人了，具体多少分我倒没记住。而张雪却记得很清楚。

当得知自己和张雪被同一所高中录取的时候，我差点没背过气去，于是心急火燎的找到我妈问是怎么回事。

什么？您问为什么找我妈，她给我填的志愿表（初中的志愿是需要家长来填的），我不找她找谁呀？

我问：“谁让你填这几个学校的？”

“噢，我不知道怎么填，就找张雪他妈帮我看，我们一块儿填一块儿交的。不是只要填个人服从分配就有学上吗？怎么了？”

“怎么了？把我跟张雪弄到一个学校里去了。”

报考职高是需要面试的，我实在不愿意被人当成萝卜白菜之类的挑来挑去，于是就跟我妈说：

“您给我找几个差不多的就成了。”而张雪也懒得看那么厚的招生简章，也跟她妈来了这么一句。两位家长一商量，既然孩子的话都一样，那就填一样的呗。可我妈当时脑子一热，也没想想，我们俩的差不多能一样吗？我其实是想说找几个三流的高中算了。

现在问题来了，我这样的主儿能上高中吗？

事儿一大，我妈就没辙，丢下一句“找你爸商量商量”，就接茬儿跑到股市上玩去了。

听我说完，我爸搭着我的肩膀道：“这事怨你妈，但你是她儿子，不能责怪自己的母亲，相反，你还要争取变坏事为好事，给你讲讲几个关于伟大音乐家的故事吧。想先听海顿的还是巴哈的？”老爸的嘴角扬起一丝很骄傲的微笑。

“我现在听摇滚！您简单点行不？”

“我哪儿知道？有学你就上呗，毕竟比没学上的强！”正说着，强子在院里正冲他妈喊呢：

“您怎么给我填的志愿呀？连服从分配也没有，这下我非折这儿不可。”

虽然有些强权的味道，但也是一个办法。打这儿起我总结出一条人生法则：没办法的时候就什么也别做，事情自己会有结果的。

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确实比强子踏实，他爸妈这会儿正火上房似的给他找学校呢。他的志愿是他妈找我妈商量的，呵呵，填着还不如不填呢？难怪交志愿的时候老师盯着他直吧嗒嘴。

古人有云：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儿”（麻雀）。强子他妈是“旗人”，这样就有了白给的30分，加上体育他拿了29，他又仗着眼神不错，在考场上捋摸了不少选择题。这么一来，尽管他的分数，跟志愿表上报的学校一个都够不上，但也不是忒少，再加上他们家还算是小资产阶级。于是乎，有几个职高看在钱的份儿上，对他敞开了大门，弄得他为了要去哪所直犯愁。

这个暑假里，还有件事，得跟政府交待，我对一个女孩儿耍了流氓！

我就不蹲下说了。

那天，我睡到快中午还没起，就听强子在我窗户边儿上嚷道：“冯绍涛，游泳去呀？”想都没想我就骂道：“游个屁，不知道爷我是旱鸭子呀？”过了两秒钟，他来一句：“哟，鸭子？什么时候干起这么有前途的职业了？”

琢磨用什么话回骂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我骂他根本不用费脑子想呀，张口就能来，他还不知道怎么回嘴。今天他怎么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来呢？难道他大脑开始发育了？还是有人在帮他？

我再仔细一听，果然有两个人的动静，一翻身穿着个裤衩儿就给他开门去了。

虽然大夏天穿的少点不算什么，但我穿得太惹眼了，惹得她愣了一下。

“看什么看，没见过呀？”我先发制人。

“就你，怎么看怎么像一搓衣服板儿。”

说完，她挤进我们家，领着强子往沙发上一坐，顺手从冰箱里找出一罐可乐大模大样地喝了起来，还递给强子一罐，比挨她自己家还自在。当然，这是我妈给予她的特权。

强子冲着我露出欠揍的表情，呵呵地笑着。那意思是说：刚才的事，不好意思。

我当时是真想扑上去呀，可是张雪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在，我只得说：“没事，咱们谁跟谁呀？想骂就骂呗！”

强子回了一句让我吐血的话：“我不是为刚才骂你，我是说这可乐……”

“别见外，喝你的，有的是。”看来张雪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这还不算，她居然从我们家衣柜里找出一条我的短裤扔给我，说要带我游泳去。张雪将我押到团结湖公园，我觉得他们其实只是想让我看衣服罢了。不巧，对这种事情，我的预感极准。

我守着一堆衣服，眼巴巴的看着一口大锅煮着一大堆的饺子。不一会儿，李菁也来了，约好了似的，将小包往我面前一扔就下水了。

真把我当成看衣服的了。我能这么干看着不下水吗？当然能，我从小就怕水，怕得要死。幸亏咱们国家实行火葬，要是水葬的话估计轮到我的时候能被吓活了。

我一个人穿着泳裤在池子边儿上溜达，怎么着也晒晒太阳，不能白来。

“冯绍涛，你……”虽然听不太清，但我知道张雪在叫我，艰难地从一堆花花绿绿的尚未发育成熟的女生里看到了她。

她冲我比划着什么，样子好像很着急，还有向我这边游过来的意思。我向前蹭了蹭，但是没听清。再蹭蹭，还是没理解她的意思。她更着急了，手势愈来愈大。我也着急了，一个踩空，就掉进了那口大锅里，但我绝对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饺子——将另一个没有完全发育的女孩儿砸个正着。别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哪个不会游泳的掉水里之后手不瞎胡噜的？我呛了几口水之后就死死的抱住那个女孩儿，挣扎了老半天，我被几个人架着上了岸。

“谁家小孩呀？出来也没个大人领着。”

我愣在那儿半天回不过神来。

张雪她们赶紧跑了过来。

看见她的时候我嘴里吐出一句未经思考的话来：“你刚才那么着急因为什么呀？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

之后张雪也说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让我恨不能重新跳进泳池里不出来。她说刚才看见我在泳池边儿上溜达有点危险，想让我往后站点……

这事还没完，从水里又钻出一个女孩儿跑到我边儿上问：“你没事吧？”

不认识，但我还是答道：“没事了！”

她笑了笑，然后问我叫什么？

张雪脸一沉不让我说，转而问她想干吗。强子平时特听张雪话，于是也过来阻止我：“冯绍涛，别说你名字。”

我踢了他一脚。

“你叫冯绍涛？明儿还来吗？我教你游泳……”听了这句我更加云里雾里的了。

“我们来不来你管不着！”张雪说完这句拉起我就走，强子和李菁她们也跟着出来了。

回家的路上我们找了个地方吃东西，强子一个劲儿和李菁那儿套近乎，只时不时和我搭几句话。张雪也不知为什么不想搭理我。吃羊肉串的时候，她突然丢过来一句话：

“刚才爽吗？”

“爽？差点没把我淹死！”

刚说完，她就飞起一脚把我的椅子踹横了过来。那时候虽然我瘦，但个高呀。那姑奶奶大概吃奶都没用过这么大的劲儿。

被莫名其妙地踹一脚搁谁谁不急呀，我“豁”一声的站了起来，还没说话，她又照我肚子补了一脚，然后一脸委屈状地推着自行车跑开了，我则捂着肚子在地上蹲了半天。

“我要是你，我就实话实说！”李菁笑嘻嘻地看着我。

“说……说什么呀我！”我呲着牙被强子扶起来。

“又亲又摸的还不爽？”强子一脸的羡慕。

随后，强子和李菁他们七嘴八舌的重组了我落水时的画面：我刚一掉水里张雪就急了，玩命的往我这边儿扑腾水。等她看见我在水里的动作之后就气得不行了——我一把搂住身边的女孩儿双手还使劲儿的瞎摸（他们原话，我此后几年的时间都要跟他们解释那是求生的本能，没别的意思），头还不闲着使劲儿往人脸上贴。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整个儿把我说成了一流氓。

李菁一边叨着根羊肉串签子剔牙，一边道出了点睛的一句，她说之所以张雪踹了我两脚，是因为最后和我说话的那女孩儿就是被我又亲又摸的受害者，而我刚才还装不知道！我一听就觉得冤死了，我是真不知道呀。

打这儿以后，张雪到高中军训前都没理过我，那段日子我满脑子都是她看见我装没看见的表情。虽然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但我还是一副痛改前非的模样，几乎就足不出院的在张雪面前改造。

强子终于确定在一所职高学中餐了，本来以为是他觉得这专业适合自己。不想他却说因为这学校离我和张雪的学校很近，感动得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等知道李菁在那所职高学导游的时候我感觉白流了，好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自己还有的是。

他决定学这专业的时候他爸妈还跟他急过，我们好几家人都一块儿劝。最奇怪的是他爸妈冷静下来之后，也找不出不希望他选这专业的原因。最后归结是这小子平时太皮了，家长会在他自己做出某个决定之后习惯性地一顿暴打。

高中报到之后就是军训，总共两个礼拜。最先体会到的是男女生的不同待遇。我们军训那地方是个军校，男生宿舍只有3间，却一共有100来号人。据说是因为来军训的人多，没地住了，只得在平时训练的地方临时搭了床。呵呵，那段日子光因为鼻炎我就请了两次病假。而女生却是8人一间的标准宿舍，更有无聊者趁着晚上没事的时候折点玩艺儿，贴墙上之后再喷上点香水什么的。有一次给她们发苹果的时候我去过那里，一进门，扑鼻的香气险些让已经有点适应“男人味”的我晕过去。

训练也是男女有别，漂亮的女生不想练了往那儿一歪装中暑，然后就坐在树底下那儿说说笑笑，教官不许，她们就哭，弄得教官脸都红了。我觉得她们哭的那劲头比打了鸡血还精神呢！而长的有点对不起群众的呢，就只能来真的了，不光得歪还得歪在地上，这时候，教官就会找两个男生把她搀回宿舍。这么一来，那俩男生也能蹭点时间休息。

这里有值得小书一笔的地方，那天下午，喘出的气都烫嘴唇。踢正步的时候，我们感觉地面颤动了一下，确定不是因为太热而产生幻觉之后，有俩反应快的小个子已经在教官的示意下跑向了女生那里，另几个还想有动作的被喝止住了：

“做啥？做啥？好好训练！”

“没啥！没啥！好好训练！”虽然没来多久，但服从命令却是一踏入这里就自然形成的习惯。两分多钟后，那俩人一脸死里逃生的表情跑回来，向教官报告：那边儿让派俩大个过去。我和一个叫尹鑫的人担负起这项使命。有一个回来的小声向我提醒：“别闪着腰，一会儿！”尹鑫，此君长相老成，只有一脸的青春痘提示别人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高中生。

我一直认为他是偏执狂，对此他辩解说是认真，我却从不认同——因为我没想过暗杀克林顿。

开始我还纳闷那小个儿的话，等到那一看，只感到后背发凉，险些先晕过去。那边的教官意味深长地道：“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晕倒的那女生以后在高中时的外号叫泰山，明白了吧。

最可怕的是她真的晕过去了，没有一点儿知觉。所以我俩也得真抬，我当时恍恍惚惚的觉得自己就是那移山的愚公。

等把那主儿弄到了宿舍，尹鑫也倒在了地上。打那天起，泰山每每面对他的时候总会面颊绯红。尹鑫这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打个冷颤，说：“冯绍涛那天也出了不少力。”

你大爷的，就这么把我卖了？他说他的，反正我是死也不承认那天送过她。

再来唠唠吃饭。军训的时候饭前吊几声嗓子谁都知道，可我们还得比着喊号。哪班声音大哪班先吃，为了能最先开吃，女生个个不遗余力地高分贝尖叫，让我想起《饿狼传说》这首歌，哪点也看不出来人家在训练中是弱者。

吃过什么记不住了，但偶尔出现的小强和小蝇让我形成了一快二夹三观察的用餐习惯，好长时间没改过来。

说到吃，就不能不提背着老师偷买零食这回事。我们住的宿舍后面有一个小卖部，在摸清了其营业时间之后，每到傍晚，我们会成蚂蚁搬家之势一点点儿地储备，买的时候还都得藏在身上以防老师的突然出现（老师不让我们买零食，没有原因，就是不让），就跟做贼似的。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巧，张雪这笨蛋居然买一次就被老师擒一次，离开的时候老师退给她两大兜子，回来的路上差点没把我撑死。

她不敢跟老师龃毛，于是想起了我。鉴于我自上次溺水事件之后表现一直良好，她决定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就是让我用我的钱为她从与老师交锋的最前线带回违禁物品。时间一长，连老师带同学都怀疑我和她的关系，而张雪对此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否认，我也只得跟着她走，不敢造次。

军训的最后一天举行了一个小的检阅仪式，就是得让人家看见我们没白来。主力部队当然是很少能偷懒的男生，我有幸入选第一方阵第一排。着实让我感叹了一把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位置是一个身高与我差不多的哥们儿，前一天拉稀拉到站不起来，所以教官们才找到的我，弄得我份恶心。

虽然离别的情绪在前一两天就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但最后完成检阅的时候好多人还是扛不住哭了，我的鼻子也有点发酸，我觉得那是一种震撼，一种令男人沸腾的震撼。如果一个人的青春注定要燃烧，汗水一定要挥洒的话，那么在这里一切都会实现它们的意义。而并不是像某些女孩儿那样因为要和哪个英俊的教官分别而泪如雨下。

军训里养成的习惯还让我发生过一件糗事。刚回来的那几天，我去逛西单，走着走着的时候，也不知道想什么呢，就是感觉自己和边上俩女孩儿的步伐不一致，我马上一个大踏步换正姿势，动作太大了，那俩人看了我一眼之后迅速跑开了。

军训之后，学校以“综合素质”为由分了班，我因为入学成绩中下，所以被塞进了三班。张雪游弋在班主任绰号为“二哥儿”的二班。这绰号有点来历，首先要声明，二哥儿是女的。但从后面看她像个男的，从前面看她还像个男的。关于这个外号，学校还流传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开家长会，一位同学的父亲看到正打算去厕所的二哥儿，马上开口提醒：“哥们儿——”二哥儿一脸杀气地转过头来，那意思是，你丫看清楚再叫！

那位家长和她对视了一会儿，接着说：“哥们儿，这是女厕所！”

这之后，据说她除非扛不住，要不然绝不去上公共厕所，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无论怎样，二哥儿是个好老师，写得一手好字，时不时还有几篇散文见诸于报端，更难能可

贵的是二班的学生都服她。

有一次看见班里的学生被人打，她抄起块砖头就冲了过去，一副谁再打谁就死的架势。吓得打人者以为谁家孩子的爹来了呢。

乌飞兔走，几个月的高中生活下来，我受够了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的日子。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每天做十几张篇子，背好几十个单词。我更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些人过着这样的日子还乐呵呵的。

一种情绪这被压抑的太久就会爆发，终于有一天，我不再寻找答案，因为我觉得那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日子不是我想要的。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一心只钻研如何能不做篇子，不背单词，如何能在每次测验上都靠作弊及格。

在别人都为如何坚持学习而头疼的时候，我却为如何才能不学习而做着不懈的努力。逃课、打架甚至抽烟都是我那段时间的自选专业。

班主任找我谈话，结果被我说得差点就辞职不干了。

又请家长，在初中的时候我妈差不多天天和我一块儿去学校，所以她也没在意。

后来班主任又听从了二哥儿的意见找到张雪。真不含糊，她跟我妈交流总能出现她希望的结果。我不知道张雪都说什么了，但效果却很明显。我妈是真急了，一边打我一边问：“你丫说，为什么不学？你丫说呀！”

按正常情况看，在我连声说“我说我说我全说”的时候就该停了，可我妈就还是这一句，还是等到打累了为止，那叫一个狠，这么说吧，快赶上军统了。

最让我晕的是，这次整个院里居然谁也不上来劝，连我丈母娘都没来看一眼。

我妈知道动舌头一定不是我的对手，她也知道光打没用，她惟一不知道的就是接下来怎么办，于是，我爸出现了。

“为什么不想学？”

“为什么我要学？”

“你是学生！”

“我不想当学生！”

“这个年纪你只能是学生。”

“就算我是学生，难道就得过这样的日子，我想不明白！”

“你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你得面对。要么你去改变这个大的社会环境，如果你不能改变的话就只能适应！”

“我不想适应！”

我开始拿出准备耍三青子的架势。我爸却出人意料地笑着回答：“好啊，给你个机会试试。”他谁也没请示，就跑到学校给我请了病假。老师问怎么了，我爸说我在回家路上被流氓打了，老师问几个人打的？我爸说就一个，因为我没还手所以被打的够呛。老师问为什么不还手？我爸说我听那流氓的话。老师云山雾罩地批了我两个礼拜的假，还提醒我爸要去报案，我爸临走的时候回了一句：“那流氓连我都惹不起。”

就这样，我开始重复地过着每天无所事事的生活。事大了，我多少有点后悔，但已经逼到这份儿上了，我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妈照旧经常和我天南地北地一通胡侃，我爸还是时不时撺掇我跟他学拉琴。说到这儿，得跟您说明白了，我爸不是什么音乐人，却拉得一手特棒的小提琴。小时候就因为我吃了他几张破乐谱，他就抄起笤帚与我拳脚相向。那时候我就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腿是用来逃命的。到现在我还一直纳闷，你说他一个从事室内装修的为什么对小提琴有种发狂的喜爱？一个是

搞音乐，一个是弄噪音，绝对的对立。尽管他一再告诉我，如果不是那场十年浩劫耽误了他，他现在可能是某个音乐团体的小提琴手，过着清贫却又甘于清贫的日子。可每次我问他如果能重新选的话，你怎么办的时候，他就一脸的苦大仇深：想早入装修这行几年，也好多挣点钱。乍一听觉得他特庸俗，细一想吧，也对，理想不能养活老婆孩子。

张雪和强子每天放学回来也会找我来说几句话，可也只是来看看我过得怎么样。而他们的来去匆匆越来越衬出我的无所事事，剩下的时候俩人是该学习学习，该掂勺掂勺，完全不提我不上学的事。

出去玩吧，不行，平时能玩到一块儿的都上学呢。而且我还有一发现，玩这回事吧，就像一杯水，得在渴了的时候喝着才有劲儿。要是一天到晚都泡在水缸里，谁还拿它当回事呀。我现在就是除了玩就没别的可干了，因此，玩也就失去了它对于我的价值。

于是，我又开始迷茫了，我问自己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傻闹傻玩，傻吃傻喝的。这么做有什么用？这是我要的日子吗？

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只考虑了问题的前半部分——我想到了自己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却没想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再度失去了方向，且更为严重。上学的时候我只能有一点儿时间去烦恼为什么要学习。而现在我一天到晚除了迷茫就没别的了。第 11 天的时候，我又爆发了，开始满世界找书包和校服——我要上学！我要在与学习作斗争的过程里寻找乐趣，那才是乐趣，或者说，我要试着适应。

张雪从她们家送来了我的书包和校服，甚至还有抱着我大哭一通的意思。我没有让她这么做，因为我怕把我书包给蹭脏了。

我觉得，我爸是想让我思考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他想告诉我，那种看似已经透彻的做法实际是更迷茫的表现。

可每次当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做的时候，他总是说他是看我真被我妈打的够呛，才帮我请的假，别无其他用心。

就这样，我又回到曾经让我厌恶至极的学校（至今还是有不少地方让我不爽）。老师问我怎么不多休息休息，我说我怕跟不上课了，老师听完后建议做个脑扫描或者 CT 什么的。尹鑫看到我回来显得很兴奋，他说没有我在的日子缺少激情，我下意识的拉紧了领子口，然后检讨自己是不是平时给了这个人什么错误的暗示。

尹鑫，相熟的人会叫他狂人。个性嘛，宏观看，就一句话：让人头大。

他喜欢规划自己平时的每件事，估计他连自己下辈子做什么都有计划了。此人每天只在清晨 6 点钟起床，就算是醒早了他也得磨蹭到那点，起晚了对他来说更是绝无可能。更让我抓狂的是，他连每天挤多少牙膏都有定量。坐几点的车，大概多少时间到校，其间要背多少个单词，这些他都有计划。

还有，他只在一个地方吃早点，从来都是一碗馄饨一张油饼。有一回他在上课间操的时候晕倒了，原因就是那家早点摊这两天没开张，而他愣是扛着没吃。我估计要是那位摊主得知了此事，肯定会发给他一张 VIP 卡。

他对自虐这回事有很深的造诣，他知道如何才能虐出自己想要的效果。第一次看见的时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那是入学后不久的一次测验，那会儿我正颓废到底呢。

在我悄悄地拿小抄时，旁边突然传出“啪啪”的声音，那叫一个脆。本来我做这种事的时候就心虚，这几声吓得我赶紧攥住小纸条，然后向旁边看去，只见尹鑫正跟那儿抡圆了胳膊扇自己嘴巴呢。

此时，老师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处连大气都不敢出，表情甚至有点无助，可能是当了这么多年

老师，还没见过这阵势。打了 20 几下之后，两腮红肿的尹鑫长出一口气道：“可算想出来怎么做了！”接着就真若无其事地继续做题。

吓得我将手里的两张小抄全掉桌子上，等再想收起来的时候老师已经回过神来……他害得我高中作弊处女秀以人脏并获而告终。

狂人的自信经常膨胀，初次表现在他对体育委员这一干部位置的争夺上。那是我们第一次正面交锋，班主任有意让我来担任此职，就在我准备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我感觉到了狂人那杀人的眼神，以及轻添朱唇的淫秽表情。我开始结巴，到最后汗都下来了。

突然，他没有任何征兆地径直走上讲台，并大声宣告：“我认为我较冯同学更适合体育委员这个职位！”

就这事本身来说，我并不是很想当这个体育委员。但事情已经到了有人叫板这份儿上，我就不能不面对狂人的叫阵了，没有理由，血性男儿都应该这样。但随后的事情让我明白了“横的怕不要命的”这条古训应为何解。看我没有主动让贤的意思，狂人就跟到了天桥似的，扯着脖子喊道：“你能为全班牺牲多少？”

我没词儿了，因为我一开始就没考虑过我要牺牲些什么东西。于是我企盼着老师能出来说句话。不想这会儿，我们班主任居然站到教室后头去了。可能是觉得他自己安全了，就摆出一脸“我很民主，你们继续”的表情。我深感不能让这场脱口秀冷场，于是反问：“你能牺牲多少？”（这是我惟一的一次没有老老实实在地回答狂人的问题，为什么？您往下看！）

狂人想也没想就向我走来，吓得我一路倒退，他一步一步的说：“我能牺牲自己一切课余时间，我能燃烧自己一切热情，我甚至能牺牲我这条命，你信不信？我问你信不信！啊？”

他说“啊”的时候，我已经坐到了窗台上，且心里也已经盘算好了，他再走近一点儿我就跳下去，这是二楼，不会出什么大事，为个班干部的虚名再被他宰了怪不值的。

想着想着就露出一丝“一切尽在掌握”的微笑，不料，这一笑却被他误以为是我对他的轻视。狂人有光膀子跟我磕命的意思了。边脱还边喊：“我现在就写遗书！”班主任觉得事要闹大，找了两胖子去架住他，然后以魅影般的身法把我拉到了教室后边，同时宣布：“由于狂……不是，由于尹鑫同学为集体服务的热情很高，所以体委一职由其担任。”我第一时间鼓掌并大呼：“尹体委，我们支持你！”

没想到狂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同时抽噎道：“老师，我是真有能力呀……”

此后，尹鑫还在评选年级优秀班干部的时候演绎过这事的姊妹版，我就不赘述了，因为回忆这种事是很痛苦的。

就这样，尹鑫成功的把我拉下马来，可能觉得这事挺刺激，以后他就开始不论什么事都拿我比着玩，包括学习。即使他的平均成绩比我高出 20 多分了他依然乐此不疲。

我经常问他：“兄弟，你不觉得只以我为标尺是自甘堕落吗？”

同时，尹鑫还是个极负责任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没有人体育成绩不及格的，连泰山都能在他的陪伴下跑完 800 米。

这点打死我我也做不到。因为我不敢保证长时间对着那张脸，我不会吐。

当然，话分怎么说，太尽责往往也会有麻烦。有一次上体育课的时候一个女生捂着肚子坐在一旁什么也不干，老师知道怎么回事也就没管她，但狂人却不干了，跑过去大声质问她：“你为啥不跑步？”

女生面带红晕地说：“我不舒服，今天不能跑步！”

狂人晓之以理：“别人都跑，就你搞特殊，这样不好。”

女生脸更红了：“今天赶上了，我也没辙！”

狂人动之以情：“坚持一下，勇敢一点儿，我陪你跑。”

女生有点着急了：“你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